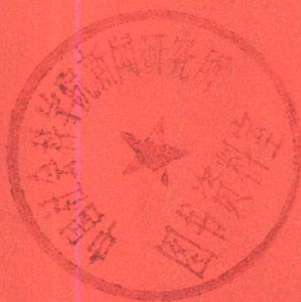


秦 红

鄂 华



51

6

内 容 介 绍

《祭红》是一部中篇电影小说。

作者以满怀激情的笔调，描写瓷都陶瓷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了保存和发展制瓷绝艺，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镇压，机智勇敢，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作品色彩浓郁，描绘了制瓷工人丰富的斗争生活，把陶瓷的佳品，琳琅满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品还把爱情生活，制作绝艺瓷的传说，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熔于一炉，情思洋溢，读来亲切感人。

祭 红

鄂 华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33/8印张 插页2 70,000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600 册

书号：10091·738 定价：0.34元

“……祭红，其色艳若朱霞，真万代名瓷之首冠也！”

清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

—

卡拉奇——北京夜航班机的机舱里，壁灯发射出柔和的光辉。银白色的金属架上，一隻隻漂亮的手提旅行箱旁边，垂挂的都是同样的标签：“To China!”——“飞向中国！”这个字也可以理解为它的同义词——*瓷器。解放以后短短几年里，中国陶瓷艺术的璀璨成就，已经震动了全世界！每天每天，都有来自五大洲的朋友，怀着朝圣的心情，飞向古老的瓷器的祖国！

前排边上，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国妇女正靠着圆形的窗口，久久地向着黎明前苍茫的夜空凝望。高空急剧升降的气流，正如同此时她心中起伏不平的波澜。渐渐，前方星零斗落的天空，出现了鱼肚色的曙光，很快化成了烂熳的红霞。这位妇女明显地激动起来，从她嘴边吐出了喃喃的低语：“多么美丽！祖国的朝霞和曙光！我又重新看见了你。一点不错，这正是他终生向往和追求的颜色。”

邻座，一位满头银发的外国人，正在翻阅一本装潢华丽的中国陶瓷画册。仿佛窗外的红霞，落到了他面前的画页

* China:同时有瓷器的意义。

FA07/153, V

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辉煌的彩釉瓷雕：《东方红》。画幅前面，用白釉堆雕着伟大中国的锦绣江山，气势磅礴，云蒸雾涌，万里长城隐约在云雾之中。背景上，辉映着满天红霞，一轮红日，正从东方升起！

外国人张开双手，惊叹地叫道：“简直是奇迹！不可思议！这红釉如此鲜亮！如此灿烂！它是真正的朗窑！不，它同时又是如此细腻！如此沉稳！这只能是祭红。不，我不相信世上能有这样的杰作！我要亲眼看到它。”

外国人很快在画页的下方，找到了这幅瓷雕的作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程瑞生、周莹童。”程瑞生，……这个名字他为什么这样熟悉？他不禁轻声地把它念了出来。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凝视着窗外的他身边的那位女邻坐，听见了这三个低微的几乎是耳语似的音符，突然象触电似地转过了身子。当她发现了这三个字的来源时，立刻迫不及待地向邻座提出了要求：“对不起，请把这本画册借给我看看。”

外国人充分理解这是一种东方特有的对于陶瓷艺术的迷醉，高兴地把画册递给了她。然而，这是一种何等惊人的迷醉啊！从这时候起直到旅程的终结，这位女邻坐的眼睛再也没有从画页上移开过。尽管没有听见她发出一声赞叹，她捧着画册微微发颤的双手却泄漏了她的内心是陷入在何等强烈的激动之中。

客机飞向东方！飞向灿烂的朝霞！

几天以后，飞机中的这位年老的外国绅士，已经出现在

绿树环抱的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陈列室里。陪同他的是一位青年译员。现在，他正入迷地站在一座巨大的玻璃橱柜面前，橱柜里，辉煌地陈列着那座曾经使他惊叹的《东方红》瓷雕闪烁着灿烂的光泽。

“It stands alone at here, it is true!”(它矗立在这里，无与伦比！它是真实的！)

临时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身段苗条的美丽少女，译员向她提出了外国人询问的问题：“罗德里克董事长先生希望知道：这幅杰作上面的红釉是什么？是祭红还是郎窑红？”

少女回答：“它是祭红！但它是一种兼有郎窑红特点的新祭红！”

外国人点点头：“I had seen the genuine Xuan—De before, but that is not so perfect as this one.”

译员说：“董事长先生讲，他曾经看过真正的宣德祭，连它也没有这样完美！”

少女笑了：“是的，今天中国工人的杰出创作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最精采的名瓷！”

罗德里克请求：“I would like to visit the wonderful magician of this masterpiece!”

译员说：“董事长先生想亲自见一见创造了这样奇迹的杰出的大师：程瑞生师傅……”

少女立刻回答：“程师傅是我们研究所的艺术顾问，请等一等，我去请他来。”

一会儿，少女就扶着一位满头白发的清矍的老人从侧门走出来，罗德里克一看见他，脸上的笑容顿时僵固了。

少女惊奇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还没有等她给两人介绍，老人已经先开了口：“你好，罗德里克先生？很高兴又能见到你。没想到吧？”

“I am very sorry for the all in the past!”(为了过去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我感到十分抱歉!)”罗德里克接着又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少女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程瑞生说：“是的，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今天，对于真心愿意和我们友好往来的各国人士，我们是欢迎的。”

罗德里克真诚地说：“谢谢！衷心祝贺你终于烧成了这神奇的红釉!”

“谢谢！它本应该在二十多年前就烧成的!”

罗德里克又一次深深低头，表示歉意。然后问道：“请问作者中还有一位周莹童是谁？”

“周莹童就是我!”少女回答。

下班了，一天中接待了上百名国内外参观者的陈列室已经安静下来。空荡荡的室内，周莹童在关闭门窗。

她禁不住又一次走到瓷雕《东方红》面前，那一片映照祖国大地的灿烂红霞，又一次以无比深沉的魅力摇撼着她的心。今天她才懂得：在这一件她亲自参予创作的艺术杰作里面，还蕴含着许多更深刻的她所不了解的东西。

当她刚刚从侧门走出去，就听到了从正门口传来的一个女人的声音：“程瑞生师傅在吗？”接着是值班同志的回答：“首长同志，你来晚了一点，程师傅已经下班了。”

“哦!”声音有些失望，“周丹同志呢？”

“周书记出去开会了，没有回来。”

“好吧，我自己进去看看。”

周莹童不禁好奇地站了下来，从窗口向室内望去，很遗憾，她只能看见这女人的侧影，是一位身穿军便服的中年妇女，皮肤白皙，体态仍相当轻盈。满室五彩缤纷的展品似乎都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在每一座玻璃橱柜面前她都是匆匆一瞥而过，只是当她来到祭红《东方红》瓷雕的前面时，这女人才停了下来。更奇怪的是：此后她就长久长久地一动不动地站在了那儿，好象一尊石头的雕像。

“这神秘的女人是谁呢？”周莹童一边走一边心头琢磨：“奇怪，她的侧影我为什么觉得这样熟悉？……不，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果我见过这样一个女人，我一定再也不会忘记她。”

回到颜色釉试验组，周莹童看见程瑞生师傅还在那里更换衣服，赶紧走了过去：“程师傅，你还没有走哇？下班以后，陈列室里来了一位女的领导同志，还打听你和我爹来着。”

“是吗？”程瑞生没有在意，“她叫什么？”

“不知道！对了，这位首长很奇怪，她没有找到你们，自己走到《东方红》瓷雕前面站着看了半天。”

“哦？”程瑞生注意起来，“这倒有点意思！她现在在哪儿？”

“刚才我进屋时，她还一个人留在陈列室里。”

“走，我们去看看！”程瑞生若有所思地说。

老少两人重新向陈列室走去，组里的好几个青年人也好奇地一起跟了过来。

陈列室里依然灯光明亮，然而室内空荡荡的，神秘的来

客已经不见了。

莹童走到刚才那位女人站过的地方，沉吟地说：“咦，她到哪里去了呢？”她指着脚下对程师傅说：“她刚才就站在这儿！”

忽然，她蹲了下去，发出了一声惊叫：“你们看，这是什么？几滴眼泪？”

程瑞生心里一震，往她蹲下的地方看去，果然，在光滑的打过蜡的地板上，几滴晶莹的水珠，映着灯光仿佛在荧荧滚动。

“奇怪，这女人是谁呢？”程瑞生开始费力地思索起来。

莹童站起身来，凝望着眼前的《东方红》瓷雕，仿佛在想什么。瓷雕上祭红的红霞发出绚烂而又深沉的闪光，一阵静默笼罩着在场的人。她不禁向程瑞生请求说：“程师傅，你曾经答应过有一天要给我们讲讲祭红的故事，经过了今天的事件之后，我再也不能等待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不是一种普通的颜色釉，它的红色光泽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在它的后面，一定有一个不平常的故事。”

听了莹童孩子气的话，程瑞生仿佛从一个噩梦中挣扎出来，勉强地笑着说：

“有什么不平常的？这件瓷雕不是你亲自参加烧出来的吗？”

“就是不平常！今天那个外国人和程师傅的见面就不平常！刚才这个女同志的出现也不平常，你看这斑斑泪痕！”

程瑞生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才黯然地说：“是啊，这珍奇的红釉在我们面前，灿烂如同朝霞，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本身就象朝霞一样明朗绚丽。然而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每一

件颜色釉上面，都不知凝聚着我们工人的多少血和泪，那时祭红在我们心里，就好象是一泓澄碧的鲜血！关于它，在我们工人中间流传着许多悲惨的故事。”

“师傅”，莹童靠着老人，低声地请求着：“你就给我们讲一讲吧！”

“师傅，我们很想知道：这美丽的红釉为什么叫做祭红？”青年们也齐声附和。

“好吧，”程瑞生叹了一口气，看来今天发生的事也给了他不小的震动，他终于打破了长期以来对于过去保持的固执的缄默。

莹童扶着老人，在一张面对着东方红瓷雕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自己蹲在老人的脚边，几个青年都静静地围在了老人身后。

“孩子，二十多年以前，有一件颜色和这一样美丽的珍贵的祭红古瓶，你们不是想知道这种红釉为什么叫祭红吗？我就先给你们讲一讲它的故事：相传还是在明朝宣德年间……”

老人开始讲着，讲着，眼前依稀相似的场景，同样的关于祭红的故事，唤醒了在他心头沉睡了二十多年的悲惨回忆。他的心痛苦地颤抖着，泪水模糊了他的两眼。在泪花里，眼前的红霞凝成了一只美人肩祭红大瓶；蹲在他身边的女孩子，也变成了另外一个和她一样年青、一样聪慧，甚至连容貌都奇怪地相似的少女，当年的情景重新回到了他的眼前……

在一间破旧的堂屋里，靠墙供养风火菩萨的神龛上，放着一尊釉色莹润、亭亭玉立的美人肩祭红大瓶。即使是在暗澹的油灯灯光下，大瓶也发出熠熠耀眼的血红色的光芒，整间小屋都沉浸在如梦一样神奇的光辉里。

四十多岁的程瑞生，坐在这只神奇的大瓶前面，正在给他的闺女讲述关于祭红的古老的传说。女儿的名字也叫做莹童，稍嫌宽大的、用旧衣裳改裁的兰色印花土布短衫，也掩盖不住她那发育完美的婀娜窈窕的身段。她半蹲着紧靠在父亲的身边，两眼一眨不眨地凝望着神龛上的红瓶，父亲的声音轻轻响在她的耳边：“还是在明朝宣德年间，皇帝要祭祀天地祖先，祭器限定要用一色的红瓷。御窑的工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烧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京里来的大相公坐守在镇上，限期到了如果还烧不出红瓷，他就要封窑，就要把御窑的工人们全部砍头……”

在莹童眼前，祭红大瓶仿佛正喷射着熊熊的火焰，火焰中黑影闪动。

“有一个老窑工的女儿，名字叫做莹童！”听到这里，莹童身子一震。“是的，和你的名字一样。正是为了纪念她，后来景德镇上许多工人都给自己的女儿取上这个名字。她看见了爹爹脸上的愁容，听见了工人们沉重的叹息，女人和孩子的哭声更象刀一样刺着她的心。她过去听见老人们说过：只有用人的生命来祭窑，才能烧出红瓷。当时就悄悄下定了决心。在开

窑的那一天晚上，她突然来到窑上探望爹爹。趁人不防的当儿，她纵身跳进了火窑……”

莹童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

“窑门打开，窑里的祭器烧成了，全都是釉色殷红，光灿夺目。并且还凭空多出了一只美人肩大瓶……”

美人肩大瓶就立在莹童面前，华光四射。

“景德镇的工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勇敢的少女舍身祭窑的事迹，就把这种红釉叫做‘祭红’，把这个祭红大瓶叫做莹童。祭红和莹童就这样世代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了我们颜色釉工人的传家宝。”

莹童激动地指着眼前的红瓶问：“爹，这个大瓶就是那个女孩子变成的吗？”

程瑞生笑了：“傻丫头，刚才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罢了！不过这只瓶子倒是有年头了，据说是从明朝宣德年代起，就在我们颜色釉工人中间一代代传了下来。”

“可是，这个传说也许是真事哩！这样好的人是不会死的！”莹童还忘不了刚才的故事，眼里噙着泪花说。

“不过，这个传说也确实说出了一个道理：要烧出这样好的红釉来，是需要有人为它献出生命和心血来的。你爹的心愿，就是宁可豁出生命，也要烧出这样的祭红来。我们的祖先能创造出这样的珍品，我们后人怎么能毫无作为，瞅着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宝贝过日子？”

“爹，你不是已经烧出祭红来了吗？你自己把它们都打碎了，怪可惜的！”莹童指了指屋角里堆积的红色碎瓷片说。

“那算什么祭红啊？”程瑞生一眼也没有去瞅那些碎瓷

片，无限神往地凝视着面前的大瓶说：“我们的祖先所以把这个瓶子传下来，就是要给后人立下一个照子*：干活就要干出这个样子，成色差一点也不行！”说到这里，他不由叹了一口气，“真正的祭红已经绝传二百多年了。眼看你爹也已经鬓发半白，这个心愿还没有实现。唉！可惜你不是一个男孩子！”

“爹，你又来了！女孩子又怎么样？女孩子也一样可以烧祭红，那传说中的莹童还是女的哩！”

“你哪里懂得啊，孩子！世代代，干我们颜色釉这一行的，哪一个不为了它吞眼泪、赔性命啊！而今这个世道，虎狼横行，更没有我们过的日子。爹不能自己进了火坑，还拉着年纪轻轻的你也往里跳。咳，等我一死，只怕祭红再也难以恢复，眼看这釉中广陵、万窑一宝，从此在景德镇上就要成为绝响了！”

他慢慢站起身，把风火菩萨移过来，遮住了祭红大瓶，然后放下了神龛的幔子。

莹童突然眼睛一亮，大胆地：“怎么会呢？爹！不是还有红字师兄吗？”

程瑞生脸色阴沉下来：“徐红字？他不是真正的手艺人，以后不准你再提起他的名字，我没有这样一个徒弟。”

三

古老的昌江日夜奔流，乌黑的浪花打在凶险的礁石上，

* 景德镇工人把瓷器的试样称为“照子”。

卷起狂乱的漩涡。江水呜咽着，象一条被羁囚的巨龙在呻吟。

一只大木船在湍急的滩流中艰难地移动，几个衣不蔽体的纤夫在石滩上蹬着水拉纤，一边唱着昌江上船夫高亢悲凉的号子：

号子嘍…声声嘍…步子艰罗…

昌江嘍…上水嘍…走船难罗…

顶风嘍…逆浪嘍…浪打船嘍…

踏破嘍…青山嘍…叫过滩罗…

一只小小的乌蓬船，悄悄向大船靠近，借着大船的力量上滩。

在摇晃的狭窄的小船舱里，两个男子正在低声谈话。正在说话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农民装束的瘦小个子，这个相貌平常的人却是驰名昌江、使反动派闻风丧胆的浮梁游击队队长周丹：

“这次特委会议实在鼓舞人心！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开辟了红色根据地，革命形势很快又会从低潮走向高潮！咱们景德镇工人早就在等待这一天了！蒋介石叛变之后，镇上总工会和工人武装被解散，共产党人的鲜血流成了河，帮会老头首和大窑户又重新骑在咱们工人的脖子上，大伙心里早就憋满了仇恨。这次特委把你又派回来，真太好了，咱们一里一外，一文一武，好好干他一场！”

坐在他对面的青年人沉吟地说：“不过我们还要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目前镇上的工人暂时还处在没有组织的无力地位。方志敏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斗争的方式还是以隐蔽

为主，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的机会和手段，首先把工人组织起来。”这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宽宽的前额，炯炯发亮的眼睛，两道浓眉透出一股英气。他的名字叫做徐红宇，原来就是景德镇的瓷器工人，两年前被调到赣东北特委工作，这次特委会议以后，又被组织派回来担任中共浮梁地下中心支部书记。

周丹点点头：“我看这次你可以先到窑工们中间去做工作。我爹能把你带到他干活的窑上去。晚上就住在我家里。”

徐红宇说：“不，我想还是先回到我师父那里去更好一些！”

周丹望着他：“你知道程师傅一年前因为不肯给冯黑山烧春宫，已经包起家业*离开他家坯坊了吗？”

“知道！”

“我认为你还是不去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

“两年前你不告而别，他很生气，说你欺师背祖，至今谈起来还耿耿于怀。”

“正因为这样，我才要再回到他那里去！”

“我父亲一生最敬重你师父，称赞他不但才艺绝世，而且为人光明磊落，仗义疏财，在景德镇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不过他脾气倔犟，只要他拿定了主意的事是很难改变的。所以你考虑一下是否还要去试一试？”

两人正谈着，突然从大船传来一阵笑声。周丹从舱门探

* 家业：工具。

出头去一望，只见一个身穿洋服的中国绅士陪着几个外国人，从舱里走上了船头，观赏昌江两岸的风景。

周丹定神望了望，捅了捅徐红字：“真他妈的冤家路窄，你猜谁在大船上？那么神气！”

徐红字瞅了一眼，没有看出来：“谁？”

“冯家宝。”

“是他？他不是到上海去了吗？”

“是呀！这小子双手沾满了咱们工人的鲜血，你离开景德镇不久，他就去了上海。这几年在上海开瓷行，专门和外国人做买卖。听说还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混上了一个什么委员。他爹冯黑山在镇上也更抖了，现在是九窑十三会的理事长，烧做两行的大老板，一手遮天！”

徐红字沉吟地：“奇怪，这小子不在上海做买卖，现在跑回来干什么呢？”

这时，只听见大船上一个外国人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这次能到驰名世界的瓷都一游，总算满足了我平生的心愿！如果敝公司的订货也能得到满足，那就更好了！”

冯家宝陪着笑回答：“请放心，汤姆斯先生，贵公司提出的订货单，我保证尽量予以满足！”

外国人哈哈大笑：“如果这样，冯家宝先生，你们总司令在敝公司的定货，我也保证如期运到江西！”

“管事的！”冯家宝一声吆喝，一个身穿府绸长衫的人躬身弯腰地走了过去，“镇上现在的行情如何？”

“回少东家，目前景德镇上正值生产淡季，再加行情凋疲，各家窑主坯户都在解雇工人，减少窑次。”

冯家宝高兴地说：“这倒是个好机会！等我一到家，咱们家的窑厂坯房马上发火开车，全力干起来！我这次在上海和洋人做了好几大笔买卖，全部是仿古，这里有定单，你拿去看看，烧成有没有什么困难？”

管事瞧着定货单，外国人有兴趣地瞧着他，“乌金，均红，茶叶末，珐翠……这些都能仿造。只有祭红这一样，已经绝传了二百多年，景德镇上恐怕没人能烧！”

外国商人在一旁急急插嘴：“祭红一定得要！不管出多大代价！”

冯家宝忽然想起：“不是听说程瑞生能烧祭红吗？”

管事说：“镇上的人都这么讲。可是过去他在咱家干活时，没有听说他烧出过这种红釉。离开咱家以后，他确实搞过几次试验，但他烧出来的东西秘不示人，成不成谁也没见过。我倒是不相信他能烧出来！”

“为什么？”

“祭红如此名贵！他如果真能烧出来，还不早发财了？哪能象他现在这样，穷得连亲生闺女都穿不上衣裳。”

冯家宝突然精神一振：“对了，程瑞生的闺女我见过，好标致的一个小姐！现在嫁人没有？”

“没有！多少小伙子上门，他都没有相中。老头就这么一个闺女，原先有个徒弟也跑了，将来他的一身绝艺还不得传给姑爷呀。”

冯家宝恨恨地说：“他徒弟徐红字到底跑哪儿去了？我和他还有一笔帐没算哩！”

听到这里，周丹暗暗捅了徐红字一下。

“好吧!”冯家宝继续说,“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到家后你马上就去找这个程瑞生。”

周丹信手把舱门掩上,说道:“原来这小子现在也卖起假古董来了!他妈的,还弃政经商了哩!”他看徐红宇没有吭声,仿佛在想什么,就问:“怎么?你们还有一笔什么帐没有算?”

“还是小时候的事。有一年中秋我和师妹在昌江边上烧太平窑,这小子跑来,硬拉着师妹要拜天地,被我狠狠揍了一顿!”

“对了,他脸上那块疤好象就是这次会面的纪念吧?”周丹也想了起来。

徐红宇还是回到了原来的悬念上:“你说他在上海国民党市党部还兼得有差事?”

“是呀!”

“这可是头狡猾的狐狸!他这次回来一定是有由头的。”又沉吟地说:“洋人说的那笔货是什么?他们之间搞的究竟是什么交易?”

周丹还是没有理解:“什么交易?想要祭红呗!”

徐红宇摇了摇头,没有回答,却关心地问:“真的,我离开了这两年,程师傅的祭红烧的怎样了?”

周丹叹了一口气:“祭红哪是那么容易烧的?釉药那样昂贵!听说还要加什么玛瑙、红珠。烧成时还一定得占好窑位,又得受窑上管事的盘剥。为了烧祭红,程师傅这几年把家里能当的东西都当光了。可是他人穷志不穷,许多窑主老板想和他合伙,拿出钱来供他烧,他都不干。”

徐红宇关心地问:“难道就一点进展也没有?”